

2002

中国中篇小说精选^(下)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

最具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年选本
中国作家协会精心选编
一套在手
当代名家力作悉数网罗
一套在手
年度文学风云尽收眼底

最具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年选本
中国作家协会精心选编
一套在手
当代名家力作悉数网罗
一套在手
年度文学风云尽收眼底
长江文艺出版社

2002

中国中篇小说精选_(下)年

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 编选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(鄂)新登字 05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2002 年中国中篇小说精选/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编选

武汉:长江文艺出版社,2003.1

ISBN 7-5354-2441-4

I .2...

II .中...

III 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
IV 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2) 第 106546 号

策 划:周百义

责任编辑:杨前旷

责任校对:常 薇 陈 山

封面设计:王祥林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721 传真:85443901)

(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:430022)

发行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85443821 85443717)

http://www. cjlap. com

E-mail: cjlap@public. wh. hb. cn 传真:85443862

印刷: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29.5 插页:4

版次: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660 千字

印数:1—9000 套

定价:42.00 元(上、下册)

版权所有,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85443721 85443843)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)

鹏翼徘徊

孙春平

1

成志超在众人纷纷给他敬酒的时候，听到那句感谢的话，虽已带了几分酒意，心里还是狠狠地吃了一惊。

县里在东甸乡召开种植大棚蔬菜现场经验交流会，二十几个乡镇长都来了，来的还有乡镇的农业助理，加上县委县政府和主管局的领导，足有百十号人，大大小小的车辆挤满了乡政府院子。会只开半天，饭后各回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去。东甸乡为了会后这顿饭，放倒两口猪，蒸猪血，熘排骨，酸菜炖白肉，实实惠惠的北方过年杀猪菜。已进了腊月门，不为过。酒也是乡里自酿的小烧，冲是冲点，但保证没假，喝着放心。乡镇长们喝得挺上情绪，热火朝天山呼海啸的，两巡酒一过，便纷纷来给县领导敬酒。这种时候就是最叫县太爷们劲儿的关口了，不喝就是不给面子，喝多喝少，总得有八加一（酒）进口落肚。在一个县里，乡镇长就是各路诸侯，就是封疆大吏，摸爬滚打一年干下来，确实不容易，喝了就是信任，喝了就是鼓励，喝了就拉近了彼此的感情。尤其是上边派下来的县领导，过不了喝酒这一关，先就在彼此的感情

上隔了一道膜,就好像那蔬菜大棚,里面是夏,外头是冬,温差太大,谈何令行禁止调兵遣将啊。

这一喝就高了。成志超回了自己的屋子,倒头便睡。东甸乡是成志超的点儿,他有相当多的时间吃住在乡里,省报还为此发表过文章,挺大一块,配了成志超在大棚里和菜农在一起的照片。乡里为成书记腾出一间办公室,摆上办公桌,安上电话,再架上一张床,便齐了,乡政府有食堂,吃住办公都方便。这一觉,成志超直睡到上灯时分,醒来时只觉脑袋木胀,口里发干,身子软软的,连办公桌上的茶杯都懒得去端。秘书小张一定早把酩酊的浓茶备在那里了。成志超躺在床上,眼望着房笆(天棚)发呆,想想午前的会和午间的酒宴,不由又想起了那位乡长敬酒时说的那句让他狠狠吃了一惊的话。那位乡长姓樊,叫樊世猛,挺生猛挺好记的一个名字,是南水乡的。当时,樊世猛挤到跟前来,嘴巴凑到耳边,很真诚地说:“成书记,工作上的事,我今儿不说,这杯酒,我代表我们全家敬您,谢您。您对我们一家的恩德山高海阔,我是大恩不敢言谢呀!这杯酒,我干了,您少喝点儿,意思意思我就感恩不尽啦!”樊世猛说着,果然就把一杯酒一仰脖都喝了进去,那杯子不小,足有三四两,看得成志超当时直发愣。

樊世猛是带着几分酒意来敬酒的,说这番话的声音未免挺大,虽然食堂里乱糟糟的,可一桌人还是都听到了。樊世猛抹抹嘴巴再想说什么,坐在旁边的县长陈家舟便起身把他往一边拨,还不客气地训斥道:“不能喝就少灌点儿,跑这儿套什么近乎,去,去!”

成志超当时心里就化了魂,我帮他做了什么?什么样的恩德可称山高海阔呢?虽说都喝多了点儿,言词也不至于这般不着边际吧?可当时满堂乱哄哄,又有人不断上来敬酒,这个疑惑不过只在脑子里闪了一闪,就丢到脑后去了。此时想起来,当时的情

景历历在目，樊世猛的话也似响在耳边。怪了，还大恩不言谢，我可有啥大恩于他？当乡长也不是经我手提拔起来的，早在我来县里之前，人家已是南水乡的土地佬了，他的大恩究竟是指什么呢？

房门轻轻推开，秘书小张探头进来，见成志超醒了，忙趋前将茶杯送到手上，笑咪咪地问：“成书记这一觉儿睡得挺好吧？”

成志超畅快地豪饮了一口水。小张又问：“喝酒肚空，不知成书记想吃点啥？食堂的大师傅没走，还等着呢。”

成志超说：“随便对付一口吧，可别大油大腻的了，水泡饭，整碟酱菜瓜子就行。”

“大师傅把面条都擀好切好了，来碗热汤面行不？”

“也行。你去叫他们下面吧，我洗把脸就过去。”

“您就在屋等着吧，我去给您端过来。这种时候，食堂里空敞敞的，冷。洗脸水我给您倒好了。”

小张说着，又往脸盆里对了些热水，还试了试水温，转身欲出门，成志超又叫住他：

“哎，晌午喝酒时，南水乡的樊世猛给我敬酒，他说的话你听到没？”

小张怔怔神，摇头：“没注意呀。”

“什么山高海阔，大恩不言谢的，他什么意思嘛？”

小张笑了：“樊世猛这个人，成书记您还不太了解，平时做工作处人处事都还行，可只要二两酒一下肚，嘴上就没把门儿的了，舞舞扎扎胡说八道。酒桌上的话还算数？他说过的话可能连自己都忘了。”

成志超想了想，说：“你留留心，想法从侧面了解了解，看樊世猛最近家里是不是真有什么好事。千万注意，不要弄得又是风又是雨的。”

小张点头，连道了几个“我明白”，就开门出去了。成志超把

手放进温热的水里时,心里不由又发感慨,到了县里当这七品官,果然就成了爷,有人侍候着了,要是在省里,莫说相同级别的小处长,就是那些厅局长们也难得这份礼遇和惬意呀……

2

酒桌上的疑惑,就像冬日里的霜花,太阳一出,就悄然逝去了,似乎没留下任何痕迹。春节前迎来送往的应酬活动很多,到部队走访,看望离休老干部和前任领导,还有特困职工和特困村民的安抚工作……杂事一多,哪里还顾及几句酒话?小张没有回复樊世猛家里好事坏事的话,和樊世猛再见面时,樊世猛也闭口不提那件事,好像真的就“大恩不言谢了。”直到回省城的家过年,在朋友的另一次酒宴上,成志超才觉出樊世猛的话一定事出有因,而且这因果还一定有些别样的蹊跷。

当县委书记前,成志超是省委一位资深副书记的秘书,跟了这位老书记足有十来年。成志超有大学里的功底,爱读书,爱思考,工作又勤谨,给老书记提出过几次很有见识的建议,老书记对他很赏识。两年前,老书记对他说,你也四十傍边儿了,不能总跟着我;我呢,下次换届,或人大,或政府,也总得找个地方赋闲。我看,你还是抓紧到基层去锻炼锻炼吧。县里是只麻雀,虽小,五脏俱全,是最锻炼干部的地方,按我们党内不成文的规定,更高级别干部的提拔和使用,这个台阶是不能不走的。与其晚走,不如早走,机不可失啊。成志超听得出老书记没说出口的更深层次考虑,两年后换届,省里换,各市地也换,有了两年在县区工作的经验,下一步的仕途就顺畅了,好比田径场上的三级跳,助跑后的第一步蹬踏有力,那第二步也就随势而起,不愁第三步不出成绩。哪位要退下来的老领导不对自己身边工作的人员,尤其是赏识的年轻人,没有个长远的考虑呢?于公,于私,都是大有好处的。成

志超说,我听老领导的安排。老书记说,你去吉岗县吧。吉岗不富裕,但越是穷地方,越锻炼人,也越出干部。我去吉岗调研时,已对那里的发展有个大致的考虑,你去那里后,别的工作可稍放,但有一项工作必须全力以赴,务必搞好,而且要尽快见规模,出效益。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工作吧?成志超问,是蔬菜大棚吧?老书记点头,对,我从农业发展基金里给你带过去五百万,你选一个交通比较便利,土地条件相对好一些的乡镇,把五百万都投进去,千万不可挪为他用。五百万是个什么概念呢?以建一个大棚一万元计算,那就是五百个,你若是贷一半,再发动村民自筹一半,那就是一千个。一千个大棚,也算有些规模了,只要见了效益,又何愁村民们不砸锅卖铁再建起两千个,三千个?一俊遮百丑,只要把这项工作做到位,你的政绩也就无须别人评点了。成志超心里感动,说,老领导把路给我铺展得这样平坦,我再走不好,就白跟在您身边学习这多年了。任命下达后,成志超行前跟老书记告别,老书记从笔筒里抽出红蓝铅笔,在信笺上重重写下几个字,“免纷争,少疏漏,稍安毋躁”,这几个字算做我的临别赠言,让我多听你的好消息吧。

成志超到了县里,很快就一头扎到东甸乡,大刀阔斧热火朝天地搞起了蔬菜大棚试验区。省里的年轻干部下到县里,一般都安排副书记副县长,成志超是省委副书记的爱将,下来就坐帅帐,这步棋谁都看得清爽,县里人心照不宣,省城的老同学老朋友们则在玩笑中提前祝贺。成志超是飞鸽牌的,鸽子很快将展翅而去,留下的就是一个令人艳羡的巢位;飞鸽下一步的栖身之处必是高枝,早做感情投资总比临时抱佛脚强啊!

成志超的家没搬,也没必要搬。大年初四的午后,省文化厅副厅长赵喜林把轿车开到楼下,说在省城的大学校友们要聚一聚,务请县太爷光临。成志超给老书记当秘书时,赵喜林找省领

导请示汇报工作,没少为他从中沟通斡旋,盛情难却,自然就去了。也是在酒桌上,也是在酒至半酣渐入佳境时,赵喜林起酒,单单向成志超举杯叫阵,“志超,这杯酒我单请你喝,别的不说,就我给你的那六十万,你也得喝!”成志超心里一沉,六十万!我什么时候跟他要过六十万?他又什么时候给过我六十万?但哪容他多想,满桌校友都摇旗呐喊了,六十万一杯酒,值了!志超你不喝,我们一千个不答应,一万个不答应!又有人喊,喜林,你别见人下菜碟,我这人便宜,不要六十万,六万一杯就行,你让我喝多少是多少!在这种蛙塘鼓噪的情况下,成志超无心辩解,就在那杯酒落肚的时候,他再一次想起樊世猛那句“山高海阔”的话。

喝罢酒,接着唱卡拉 OK。包房里越发哄杂,人们互窜着席位,开始了一对一的愈显亲近的攀谈与联络。成志超凑到赵喜林身旁,小声问:

“喜林老兄,我的厅长大人,刚才喝酒时,我不敢驳你的面子,你让我喝,我可遵命了。我只是到现在也没想起来,你说的那个六十万是怎么回事?”

赵喜林喝了不少,舌头有点儿大,眼珠子也转得不再那么灵便,话却明显地多起来:“我说你呀,就是当了县太爷,也不该这般贵人多忘事嘛。你们县里建了个文化广场是不是?你老兄大笔一挥,下了手令,派人专程到厅里找我。我知你老兄前程广阔,不可限量,哪敢有丝毫的怠慢,就从我已做了计划有了安排的专用款项里给你们拨过去六十万。不是我今天喝多了挑你的小理儿,虽说你张口一百万,我给六十万,没能百分之百地让你满意,可你也该知道的,文化厅可不比财政厅,清水衙门,挤出这六十万你知我费了多少口舌?得罪了多少人?而且隔着市里这一层,把款子直接拨到县里,也是破了常规的。可你老兄事后竟连电话都没给我打一个,我不敢领谢,可盼着县太爷赏个笑脸,总不为过吧?要

不是年前你打发人给我送来两只仿古大瓷瓶，哼，今天我请你？我都不想答理你了！”

成志超的心不由又沉了沉：“来送瓷瓶的是什么人？”

“还是上次拿着你的条子到厅里找我的那两位，一个副县长，一个文化局长。”

“此事你可记清楚了？”

“我还没七老八十糊涂颠倒呢。”

“你说的那张条子，哦，就是所谓我的‘手令’，还在你手上吗？”

“在呀。我这人，一年清理一回文件柜。新年过后，我在清理那些东西时，还见了那张条子，本想送进碎纸机里算了，又想你老兄日后不定发达到何种程度，那这纸真迹可就成了文物，所以就又保存起来了。”

“能不能……找出来给我看看？”

“你……你什么意思嘛你？钱到了手，你还想不认账了啊？”

成志超淡淡一笑：“随你怎么想吧。但这张条子还是给我看的好，而且，最好能交给我。”

酒意朦胧的赵喜林警觉起来，眼睛瞪大了，声音却低下来：“听你这意思，是不是还有点儿啥说道？”

成志超摇头：“还不好说，你总得让我看过再说嘛。”

赵喜林想了想：“你什么时候回县里去？”

“初八上班，初七晚上回去。”

“那好，你要不急，你下次回来时，给我打个电话，我派人给你送家去；要急呢，初八一上班，我特快专递给你寄过去。”

“不，一会儿散了席，我就跟你走，先直接奔厅里，行不？”

当天入夜时分，成志超坐在赵喜林办公室看到那张条子时，心里虽已有准备，还是暗暗大吃一惊。字迹确像自己的，尤其落

款签字,每一笔都很到位,该虚的虚,该连连的,与自以为独树一格的签字别无二致。可这封信绝对不是自己写的呀,这不会有错。到了县里后,自己便依照老书记的叮嘱,全力以赴去抓蔬菜大棚,其他工作,都交给了县长陈家舟或主管副书记副县长了。县里建文化广场,是常委会专门研究确定的,具体工作自己却基本没介入,放手让主管领导去落实,他们并没有跟自己汇报过经费问题呀。

这条子是这样写的:

赵喜林厅长:

见字如晤,你好。

我来县里,虽有雄心独撑起一方天地造福于吉岗,但毕竟身单力薄,时有力不从心之感。县里的文化广场建设,进程过半,却因资金不足,很快陷入停工待料的窘境。这种拖尾工程,最容易招惹上上下下的责骂。万般无奈,只好学学孙悟空,取经路上,多求佛门。切望老兄能在省文化发展基金中鼎力相助一二,只需拨来一百万,广场即可很快告竣。愚弟知恩,小县念情,容当日后再报,先谢了!

下面便是签字和日期。连遣词用句的风格都是和自己日常给友人写信极似的。这个东西究竟是谁捉笔伪造的呢?

赵喜林靠在皮转椅里抽烟,笑问:“这回你还有什么说?”

成志超问:“你是把款直接拨到了县里吗?”

赵喜林答:“账号是你们那位副县长和文化局长带来的,还想查查?”

成志超把纸条折叠好,放进手提包:“这个,我带走。”

赵喜林说:“当着真人,别说假话。你的葫芦里,到底装的是

什么药？”成志超想了想：“暂时还不好说。这样吧，这事，你知，我知，暂时都不要往外讲。日后，我一定对厅长老兄有个如实的汇报，好不好？”

赵喜林脸上露出不悦之色：“随你便吧。走，回家睡觉去。”

3

酒劲儿上来了，脑袋胀胀的，眼睛涩涩的，回到家里，却毫无睡意。坐进书房，将那张纸铺展开，一字一字看，犹如看天书，又好像看文物，脑子里转的就是一句话，投资五百八十万，算做去年为老百姓做的十大好事实事中的头一件，国庆节剪彩时，县五大班子首席领导都到了，一个个喜笑颜开拱手相庆，都赞成书记有魄力，来到县里就干了一件让大家企盼多年的大好事，并没有一人跟自己提起资金不足和请求省里支持的话呀。这笔六十万专项资金真的投入了广场建设吗？如果真的投入了，那为什么事先不请示，事后不汇报，却伪造信函，瞒天过海，这里没鬼才怪！他们也太不把我成志超放在眼里了，狗胆包天啊！由此，成志超再一次想起樊世猛那句“山高海阔”的话，现在可以断言了，那绝不会是一句拉拉近乎的酒话，后面必定还有一个瞒天过海的阴谋。酒后吐真言，樊世猛和赵喜林一样，都是在酒后泄露了天机，如果说有不同，赵喜林是被人欺骗利用，却并无自己任何好处（两只伪古瓷瓶姑且不计），樊世猛却是既得利益获得者，和他们是不是同伙，还当别论。

他们是谁，成志超心里一清二楚。县委书记是“飞鸽”，县长陈家舟却是“永久”牌的，坐地炮。这些年，陈家舟从乡镇长、县城建局长、副县长一路干上来，县长的位置也坐了五六年了，野心早膨胀得可以，跟前两任书记配合得都不是很愉快，县里的四梁八

柱,也早被他安排得妥妥当当了,细查查,不是皇亲国戚,也都有深层次的渊源。按照老书记“莫纷争”的叮嘱,成志超到了县里后采取的策略是,干部队伍维持现状,基本不动,我不提拔,也不调动,看你还纷争个什么?关于“少疏漏”,成志超心里也自有章程,眼下社会最容易让干部疏漏处,不外是经济和人事两块,我不贪污不受贿,管钱的大权交给县长,甩手自在王,两袖走清风,又何疏何漏之有?至于人事权,县里的公务员编制和事业编制早就严重超员,财政窘迫,苦不堪言,常委会做出决定,严格控制编制,三五年之内,原则上不进新人,特殊情况的,也必须经县委主要领导亲自签署意见。主要领导就是成志超了,任你是谁的亲爹热娘,我的笔就是一人不批,不信还有什么疏漏。大年初一时,成志超去老书记家拜年,把自己去县里后的工作和这些思考都向老书记汇报了,老书记赞许,说:“你在县里的情况,我多少听说一些,反映不错,我放心。关于免纷争和少疏漏,重点是前者。疏漏嘛,谁都会有,做工作就免不了疏漏,只要少,只要情有可原,特别是,只要没纷争,没人见缝下蛆地追缠,就不会成为什么大不了的问题。省市两级换届的工作再有半年就要开始了,编筐编篓,全在收口,这段时间,你要更加谨慎才是。”

可不纷争并不是稀里糊涂。我可以装气迷,装糊涂,也可以放某些人一马,但那也要看是些什么事,似这般,王八蛋们自以为摸准了我怕出纷争的心理脉络,竟把伪造我信件的事都做出来了,这叫无法无天,我还能嘻嘻哈哈自作不知吗?此一信是我已知的,蒙在鼓里的谁知还有多少?他们真若以我的名义招惹下塌天大祸,那就是大疏漏,大疏漏的结局就一定会比不纷争好吗?

酒冲气血,壮胆壮魄。成志超拿起了电话,打给秘书小张。夜已很深,电话是小张的爱人接的。成志超报了姓名,又问了过年好,小张爱人便受宠若惊地连声说:

“哎呀，是成书记呀？您过年好吗，我怕打扰您，都没敢拜年呢。这么晚了，您还没休息呀？”

成志超问：“小张在吗？他睡下了吧？”

小张爱人说：“他去给陈县长的丈母娘过六十六，喝多了，就先睡下了，我这就叫醒他。”

小张显然已醒了，耳机里传来嘟嘟囔囔的责怨：“啥六十六不六十六的，瞎嘞嘞啥。”待话筒到了小张手上，那声音便立刻柔和了；“是成书记呀？您哪天回来？我去接您。”

成志超故作轻松亲切，笑说：“你先使劲打两个哈欠，等彻底醒过来我再跟你说。”

小张说：“我醒了，真的醒了，一听是成书记的电话，我立刻就醒了。您有什么指示就说吧，我保证误不了事。”

“这几天县里没什么事吧？”

“没有。我天天去县委看值班记录，有些小事，在家的领导都及时处理了，您放心吧。”

“那我问你，年前，县里在东甸乡开现场会那天，我让你问问樊世猛家里有什么好事的话，你还记得吧？”

“记得记得。是这么个情况，入冬时，樊乡长老爹住进了医院，手术前必须交足两万元押金，家里一时筹措不到，樊乡长就找到了陈县长，意思是从县里借。陈县长当时很为难，这种事要开了口子还了得，干部家属生病住院的多了，借谁不借谁呀？可干部真遇到了难处又不能不管，后来陈县长就从自己家里拿出了两万，对樊乡长说，这事跟成书记研究了，借公款肯定不行，是成书记最后拿的主意，你们两人一人拿一万，先把老爷子的病治好要紧。就是这么个事儿，樊乡长那天酒桌上的话也是冲这说的，当时他爹已经病好出院了。这事怪我，了解清楚后本应立刻向您汇报，可节前工作一忙，就忘到脑后去了。真是对不起，大过年的，

还让成书记挂念。”

“这事你问的谁？”

“按您的吩咐，我尽量缩小范围，不动声色，先问南水乡乡长的秘书，陈县长的秘书也证明确有此事，而且两万元钱还是他坐县长的车，给樊乡长送去的，并当面向樊乡长传达陈县长的意思，这事切不可再向外人说，还钱时也只交到他手里就行了，不要四门贴告示，闹得哄哄嚷嚷的，两位县领导不图助人为乐的美名。我当时还责怪陈县长的秘书，说这事既打了成书记的旗号，不跟别人说行，起码也该跟成书记说一声吧？秘书说，这也是陈县长的意见，跟成书记说吧，成书记不好不拿钱，要是成书记一时手紧，反弄得尴尬了。成书记抓县里大事，够劳心劳神的了，这点儿小事，咱们还是多分分忧吧。”

成志超沉吟了好一阵，才又问：“樊世猛当了这么些年乡镇领导，为给老爹治病，两万元钱也拿不出？这不太合情理吧？”

“是这样，樊乡长为张罗给儿子结婚，今年夏天，哦，现在说，就是去年夏天了，在城里买了一户商品楼房，家里攒的十来万元钱都投进去了，跟亲戚朋友又借了好几万，不然，也不至于一时求告无门，不好开口。”

成志超不想再问下去了，说了声“就这样，你睡觉吧”。小张又问成书记什么时候回去，他要随车来接。成志超说听我的电话吧，就挂了机。望着眼前那纸伪冒的信件，他仍是发呆。如果没有这纸东西，他不能不信小张的这番话，这番话很圆满，合情合理，滴水不漏。可这纸物证明晃晃地摆在眼前，还能轻信那种冠冕堂皇的表白吗？谁比谁傻呀？即使傻，又傻多少呢？这种猫盖屎般的表白，越编派得天衣无缝，越此地无银疑点重重。小张是个何等精细的人，平时连一杯茶一盆洗脸水都安排得妥妥帖帖无可挑剔的人，会把领导亲自吩咐的事忘到脑后去？县委县政府两

家大院基本都是陈家舟的人,不是的,也在削尖脑袋往那边巴结投靠,独善其身者虽有,但毕竟是少数,而且多不在重要部门重要岗位上,这一点,成志超没到县里前,已间接有所了解,到了县里后,更是心知肚明。自己单枪匹马,面对的是一种何等顽固而强大的势力呀?

妻子宋波穿着睡衣推门进来,笑吟吟地说:“老爷,还不安歇呀?”

宋波在省城的一家医院当大夫。成志超到县里工作,十天半月难得回家一趟,进了家门,宋波就常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。寂寞的女人看古装电视剧看多了,就古为今用地这般表示着对丈夫的渴望与亲昵。

成志超将写字台上的那纸证据收起来,往抽屉里放,宋波却一把抓过去看,笑说:“该睡时不睡,原来孤芳自赏呢。说说看,老爷的这纸大札,人家是赏脸了还是卷了面子了?”

成志超把那张纸收回来,说:“你快回去,小心冻着,我去洗洗,就睡。”

4

成志超初七上午就回了吉岗。他把电话直接打给小车司机,让他自己来接。可小车开回县委大院时,小张已在传达室等候多时了,见面又问过年好,又问怎么不在家再休息一天,又转身埋怨司机去接成书记怎么不叫上他。成志超说,你别怪他,是我不让告诉你的,白搭上一个人,何苦嘛。小张便不再吭声,跟在身后进了办公室,忙着沏茶倒水,又问午饭想吃点儿什么,晚饭怎么安排。成志超说,这几天忙着应酬,满肚子灌的都是酒,现在还脑袋沉肚子胀呢,提前回来只想躲躲清静,好好睡上一觉。午饭不吃了,晚饭也安排出去了,你们都不用陪着,回家接着过年。听了这

番话,小张的神色越发怯怯的,站在屋里,走也不好,留也不好。成志超看在眼里,心里暗暗好笑。自己给他的脸色够足的了,不让他去省城接,生活上的安排也都回绝了,当秘书的怕的还不是领导者不动声色的疏远?孔老夫子有话:小人与女子难养,近之则不逊,远之则怨,自己的戏当演则演,当收则收,过犹不及,反而有失一县首脑的气度了。驭人之术,亦张亦弛,远近有度,虽说早知小张是身在曹营心在汉,那件事办得太过倾斜,但给过脸色看,也该赏颗甜枣了,这也是走好下步棋的策略需要。这般想着,成志超就从床下摸出两瓶酒,是朋友送的五粮液,对小张说,你回去吧,这两瓶酒带上,听好,不是给你的,是送你老爸的,年前忙忘了。没出正月,拜年不算晚,你替我给老人家斟上一杯,就说我不再去家拜年,酒到意到吧。这一招立竿见影,小张抱着酒,越发不知如何是好。成志超再催他,回去吧,把传呼开着,有事我找你。这几天应酬得又乏又烦,我只想自己躲躲清静。我回来的事,谁也不要告诉,好不好?

小张再三感谢地抱着两瓶酒离去了。成志超掩死了门,回身奔电话机。话机有来电显示,按下未接键,那个熟悉的号码便一次次闪现出来,从时间上看,从初一到今天,至少是一天一次,最早的是除夕夜,过年钟声一响,电话就打过来了。打电话的人是知道他回省城过年的,这一个个的电话只是表达一种祝愿和企盼,有事就打到手机上去了。成志超心里漾起一股温温痒痒的暖流,他想把电话打回去,可犹豫了一下,又把这个念头按下了,而是把电话打到了县公安局长魏树斌的手机上。

“哟,成书记回来啦?还没拜年呢,过年好吧?”

“好不好的就那么回事呗。说句心里话,懒得过年。”

“成书记有事吧?”

“你现在在哪儿?”